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歌劇場

三色猫福尔摩斯 剧院谜案

〔日〕
赤川次郎

著 袁斌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歌劇場(オペラハウス)

三色猫福尔摩斯剧院谜案

赤川次郎 著

袁斌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色猫福尔摩斯剧院谜案/(日)赤川次郎著;袁斌译.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329-4929-8

I. ①三… II. ①赤… ②袁…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4680号

图字:15-2015-214

《MIKENEKO HOLMES NO OPERA HOUSE》

©Akagawa Jiro 198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三色猫福尔摩斯剧院谜案

(日)赤川次郎 著 袁 斌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5.75 插页/2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929-8
定 价 29.9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总 序	1
序 曲	5
第一幕 啊，一定是他	17
第二幕 暴风雨	57
第三幕 冰冷的手	101
第四幕 今夜的祈祷……	131
终 章	175

总序

三色猫福尔摩斯系列：一个温情的故事世界

赤川次郎

从“三色猫福尔摩斯”首次与读者见面，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差不多是普通猫咪寿命的两倍。

“把小猫设定为侦探”这一想法的诞生纯属偶然。拿到“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的第二年，出版社向我约稿写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如何塑造新奇有趣的主人公，因为在“搞笑风推理”的大框架中，侦探的形象写来写去好像只有那么几种。

而就在这时，家里养了十五年的三色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只小猫早已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且，这十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艰辛的一段时期，正是这只三色猫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我正式出道，家里生活终于有所改善之时，三色猫就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报答小猫多年以来的陪伴，我决定让它在我的作品中复活。于是，在《三色猫福尔摩斯密室谜案》中，与我家小猫形态、毛色如出一辙的“猫侦探”从此登场。

不过，那时我并未打算写成系列。没想到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结果我又写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这个系列已迎来了第五十部作品。原本我希望通过创作小说向我家三色猫报恩，结果它又以几十倍的恩情回馈了我。

三色猫福尔摩斯、片山兄妹、石津刑警，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我的创造物，多年来，广大读者已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亲近与喜爱。因此，我会一直把这个系列写下去。

中国出版界很早之前就引进了这套作品的若干部，不知道猫这种生物在日本人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呢？

无论如何，这个系列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阅读，这对于作者

来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曾经有一位小学生读者看了“三色猫福尔摩斯”系列后对我说：“原来坏人也是有故事的啊。”在我的书里，猫侦探也好，片山刑警也好，他们都不是对罪犯一味穷追猛打的那种主人公。有些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犯下罪行，对于他们，我书中的侦探们在彻查真相的同时，也总是怀有同情之心。

也许现实世界比小说残酷许多，但我衷心期待大家在阅读“三色猫福尔摩斯”系列时能够暂时忘却现实，在这个充满温暖和人情味的世界中得到治愈和救赎。

猫侦探也是这样希望……的吧。

序 曲

东 京

还有一个人。

所有人都坚信，月崎弥生肯定会获得第一名。倒数第二名演奏者离开钢琴前的时候，大厅中响起了松了口气般的叹气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

大赛就像是已经结束了一样——不光是那些自掏腰包跑来聆听的听众，就连坐在最前排的评委们，表情也分明表露出这样的想法。

七名评委中，有人甚至在评分表上涂鸦。评分表的十二栏里，分别以ABC的等级来划分排名，同时，还细分了B+和A-之类的次等级。

眼下，评分表里只剩下最后一栏没有填写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每栏的分数大部分填的是B或者C，唯有月崎弥生被判定为A。借助作者的特权，我偷偷地看了看七名评委手里的评分表。A-三人，B+两人，A一人，还有A+一人。这，就是七名评委给予月崎弥生的评价。

而那个唯一给出A+这一最高评分的人，便是在如今的日本钢琴界兴起了一大流派、本人也已年逾七旬的安西兼子。在那些身材肥胖、百无聊赖地跷着二郎腿的评委当中，唯有安西兼子脊背笔直，一动不动地坐着。她那满头银发、纤瘦端正的容姿，在众人中格外显眼。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十二号选手。”

机械般冰冷的播音响彻了整个大厅，其他评委们也一脸无奈地坐正了身子。

“这里的椅子，坐久了让人感觉屁股疼……”

甚至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

接连聆听十二名选手的演奏，无疑是个重体力活。而每一名选手演奏的曲目，都说不上短小。而且，因为考虑到若中途休息，众人彼此聊起感想或许会对评判产生影响，所以在这场正式比赛中，评委们一直没有休息过。

“下一名选手的演奏最好能精悍短小一些……”七八名选手演奏完毕后，众人开始低声抱怨起来。

比赛的过程确实存在很多不近人情的地方。出资赞助这次比赛的大型广告代理商，也是在短短三个月之前才决定要举办这场比赛的。出于这样的原因，承办比赛的工作人员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主要的比赛大厅两年前就把时间都排满了，所以光是确保大赛赛场这一项工作，就让人颇费了一番工夫。此外，如果不在评委当中加入一两名国际知名的钢琴师，也必然会对比赛的“级别”产生影响。

还有——说起来，其实也是大赛整个准备工作中最大的问题——该如何尽量提高那些参赛的年轻钢琴师的平均水准呢？

要是比赛的优胜者赛后没能暴红，那么这样的比赛也就坚持不了

多久。既然已经在名称中写上了“第一届”的字样，那么之后至少还得办上十次，这比赛才算是能够保住颜面。这样的想法，正是比赛赞助方社长的想法。

总而言之，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少不了“金钱的力量”。尽管先前并未公开声明，但据说支付给这些钢琴师、评论家和音乐教育相关人士的谢礼，就已经高达数百万。

比赛的奖金是一千万。还有管弦乐团的客串演出、维也纳的独奏音乐会……因为比赛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庆典，因此，需要所有相关企业——包括旅行社、航空公司的协助。

比赛筹委会的五个人里，至少有三个人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因过度劳累而倒下，而多亏了筹委会的辛勤劳作，眼下赛场大厅里不但座无虚席，连媒体的采访转播也显得相当热心。

此外，在关键的“内容”方面，筹委会也动员现役音乐相关人士，让他们的徒弟报名参加了这场比赛。如此一来，估计能够避免落得“粗而快”的评价。比赛终于召集到一群具有实力的年轻人来参赛了。

但是，因为时间太过紧张，比赛没能进行预选。筹委会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进行全国范围的海选了。

因此，海选只能以录音带的形式来筛选。日本各地都寄送来了录有演奏曲目的录音盒带，最后评选出了参加决赛的这十二名选手。

“那么，有请十二号选手柳美知子小姐……”

比赛结果早已揭晓。众人之所以如此认定，并非毫无理由。

在先前上场演奏的十一个人里，即便不去考虑“安西兼子的爱徒”这一因素，月崎弥生位居榜首也是毋庸置疑了——月崎弥生，二十一岁。此刻，弥生本人正坐在观众席上，心中的兴奋与激动令她

全身燥热。

自己的评分排在所有人的前边，弥生有这样的自信。而且，评委当中还有自己的恩师安西老师。没问题，第一名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为了迎接这一天，弥生专门跑去定做了一身深红色的晚礼服。虽然谈不上华美，但已经足够抢眼、豪华。其他的参赛者们——男选手姑且不论，女选手们也全都竭尽所能，穿上了自己最奢华的衣装。但是，能在胸口上别上一枚钻石胸针的，估计就只有弥生一个人了。

弥生的父亲是S电机工业的社长。包括S系列公司在内，她的父亲堪称是统领着数十家公司的“独裁社长”。而弥生，正是他的独生女儿。为了能让女儿作为钢琴师享誉世界，出资支援女儿实现梦想的第一步——赢得这场比赛，弥生的父亲自然不会表现出半点儿吝啬。

如果先前不是因为弥生真的生了气而出面制止，说不定父亲早就私下给这些评委塞钱了。

“就算不这么做，我也能赢得比赛。”

弥生坚定地对父亲这么说道。

正如先前我所说的那样，我马上就要赢得比赛了！——如同燃烧黑暗之火的黑色眸子让人稍稍感觉有些冷艳，漂亮的弥生此刻脸上燥热地泛起了红晕。

或许因为太过紧张，先前弥生一直担心的两名劲敌在演奏时全都失误百出。其余的八个人则根本不足为惧。眼下，只剩下最后一名参赛者……

其实，参赛前，安西兼子也曾告诉过弥生——海选之后留下的所有参赛者几乎全是东京人，因为这样感觉有些难堪，所以主办方决定在决赛中加入两个来自其他地方的选手。

而其中一人，就是眼下这名来自九州の柳美知子了。虽然演奏得并不算太差，但从录音上听来，似乎因为用录音机录下的，所以效果糟糕，而且弹奏用的钢琴也不是太好。

从资料上来看，柳美知子现年二十二岁，目前在保育园里做保育员。此人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比赛，评委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她。

“嗯，这人大概也就是来混个参赛经历吧。”

海选时遇到的评论家当时曾笑着这么说过……

所以说，即便在这时候认定月崎弥生将获得第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舞台上亮起了明亮的照明灯。舞台中央是一架散发着黑色光泽的施坦威演奏钢琴。会场中稍稍有些嘈杂，众人都在等待着最后一名参赛者的登场。

有人脚步慌乱地从舞台的一侧走了上来。鼓掌声仿佛在即将响起的时候突然间消失了，一种让人困惑的气氛彻底扰乱了整个会场。

这是怎么回事——大厅里的众人面面相觑，有人甚至直接低声说出了这样的话来。舞台正对面的评委席上一阵哑然，评委们似乎都已经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此刻站在台上的，无疑是一名女子。只不过从服装上来看，却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正如先前所描述的那样，所有参加比赛的女选手都一身华丽(也有部分选手的衣着只能用“古怪”来形容)，但唯有这位十二号女选手的衣着感觉就像是刚从家里的厨房走出来，唯一的不同只是她似乎已经摘下了围裙。她下身是一条裙子，上身则是一件羊毛衫。

而且，一眼看上去，衣服已经很旧，甚至有些褪色。但是，即便没有褪色，这样的衣着对于一位二十二岁的女子来说，似乎也有些太

过朴素。颜色和设计两方面给人的感觉似乎都更适合五十岁左右的女性。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那么众人大概也只会苦笑一下，彼此对视一番罢了。事实上，众人的反应却并不止于此。那名女子——柳美知子的脸上，还戴着一只偌大的面罩。

这样的衣着搭配，确实太过不协调。说起那面罩，不是普通人在感冒时戴的那种遮盖口鼻以下部位的口罩，而是那种在电影《怪侠佐罗》里出现的宽度较宽，仅仅只在眼睛的部分开个小孔的那种面罩。

如果像其他的参赛者一样穿一身晚礼服，再戴上面罩，虽然多少有些奇怪，但至少还是能够穿着去出席化装舞会之类的场合。而现在这名女选手却是上身羊毛衫下身裙子的普通装扮，再戴上面罩的话，给人的感觉就相当不协调。

但柳美知子完全无视场内的气氛，径自走到钢琴前，向着观众们深深地鞠一躬，之后便面朝钢琴坐下来。

“等等！——等一下。”

开口说话的是评委当中的一人。那名评委名叫吉永和树，身材肥胖，让人感觉他甚至懒得站起。

此人虽然也是一名评论家，却是一位很少会在音乐会上露面的稀客。

“你这身衣装是怎么回事？”吉永指着柳美知子说道，“你是不是准备去参加化装大赛，结果却走错地方了？”

听到对方的责问，柳美知子缩了缩身子，愣在当场。

“这可是神圣的音乐大赛！我——我绝对不会容许你穿着这种莫名其妙的衣装参赛！”

吼过这么一嗓子之后，吉永开始大口喘起粗气。

其他的评委们全都面带犹豫地彼此对视了一番——唯一例外的，就是依旧一动不动地挺直脊背端正坐着的安西兼子。

尴尬的沉默中，柳美知子向着观众席迈进了一步。

“抱歉，吓到众位了。”柳美知子低下了头，“只不过——我是出于某些原因，才不能让众位看到我的长相。我这样做绝不是为了在比赛中作弊。我说的是真话。只不过……如果让人知道我参加了这场比赛，或许我就会丢掉我现在的工作……”

虽然声音不大，但语调却斩钉截铁。

“我可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原因！”吉永坐在椅子上反唇相讥，“真是让人感觉不快。赶紧把你那面罩摘掉吧。”

柳美知子低下了头。之后，她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如果不摘面罩就不让参加比赛，那么我宁可弃权。”

会场突然变得嘈杂起来。这时候，安西兼子开口了。她用教师般张弛有度的洪亮嗓音说道：“就让她戴着面罩比赛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他的评委全都扭头看着安西兼子。

“说到底，我们评分判断的基准是演奏。说得极端一些，大家闭上眼睛听演奏就可以了。如果这名选手是出于某种原因才必须遮住脸，那么我们也沒有道理不让她参赛。”

“可是……”吉永一脸不大情愿的表情，但立刻耸了耸肩，“嗯，既然安西老师这么说了，那么我就不说什么了。”

对吉永来说，安西这种整天只把精力投入到音乐中的女性是他最怕相处的类型。

既然吉永做出了让步，其他的评委也就没再提出太多的异议。安西兼子冲着坐在钢琴前的柳美知子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请开始

吧。”

“谢谢。”

柳美知子再次低头，之后便扭头朝向钢琴。

先前吉永之所以没有忤逆安西兼子，其中的一大原因，是认定柳美知子的演奏肯定不会太好，所以无论她是否参赛，比赛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柳美知子面对着钢琴的键盘，把两手放在膝盖上，挺直脊背，轻声叹了口气。之后，她轻轻地抬起双手，把手指搭到了琴键上——最初的乐音，就在那纤细柔软的指尖上浮响了起来……

林看了看表。他已经超过十次看表了。

“奇怪啊……”林喃喃道。

她居然会迟到？如果只是五分钟十分钟，那么原因大概也就是电车晚点或者交通堵塞之类的，但是她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这情况不对啊。

林在店里环视了一圈。这里也并非那种她来了自己会看漏掉的大型咖啡厅。而且，先前两人一直都是在这家咖啡厅里约定见面的。所以对对方绝不可能会走错而到其他的店里去等。

又等了三十分钟之后，林的心中开始焦躁起来。难道是遇上了什么事故？不安的心情，渐渐在他的心中膨胀开来。

这也难怪，她——水科礼子，先前从来没有约会迟到过。相反，总迟到的人反而是林。

每一次，林都会气喘吁吁地赶到约定的地方。

“抱歉抱歉！刚要出门，却让课长给揪住了——”

之后，林就会一边挠头，一边在水科礼子的对面坐下。

但是，礼子从来不会生气。她总是微微一笑。

“没事的，我也稍微迟到了两分钟。”

林心里很清楚，其实那是不可能的事。礼子说这话，只是在帮自己圆场罢了。

而眼下，礼子却已经迟到一个多小时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林自然会担心她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

林下意识地掏出香烟，点上了火。虽然林是不会在礼子面前抽烟的，但眼下，为了让自己心中不断膨胀的不安感沉寂下来，抽烟已经成为必要之举。

如果——如果礼子真的遇上了什么事故……尽管心里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事，但林的思维还是忍不住飘向不好的一面。

“怎么可能会发生那种事嘛！”

林终于忍不住念叨起来。或许是听到了林的说话声，邻桌的中年妇女一脸讶异地扭过头来看了看林。

话说回来，我到底是怎么了？林在烟灰缸里摁熄刚吸了两三口的香烟——我怎么会这么在意她？

水科礼子——她不就是个寻常的女事务员吗？甚至都配不上“职场女性”这种时髦称呼。说到底，就只是个“女事务员”罢了。

没错——她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她的长相算不上漂亮，但是，她的身上却总有一种能吸引他人的力量。不论什么时候，她都会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安静地坐着。她的性格有些内向腼腆，面对他人时，很少会主动开口说话。

总而言之，她并非那种能够让人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的姑娘。但是——林就是看上了水科礼子。

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估计连林自己也说不清楚其中的原因。这